

【书摘】古巴革命后，离散在美国的古巴人，成为“新美国人”了吗？

为什么那些离开的人似乎没有受到风暴的困扰？留下来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海岸？



1965年10月，众多古巴公民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图：Smith Collection/Gado via Getty Images

刊登于 2024-03-17

[#古巴革命](#) [#离散](#) [#周末读书](#) [#书摘](#) [#古巴](#) [#读书时间](#)



本文节选自“黑体文化”日前出版的2022年普立兹历史奖作品《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与美国交织的史诗》，第三十章“新美国人？”，讲述古巴革命后离散的古巴人的故事。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很久以前，一位研究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历史学家曾经提出，可以客观、冷静地计算革命的强度。如何计算呢？就是计算逃离革命的人数的多寡。在古巴，很多人逃离了革命。第一年，超过两万五千人离开；第二年，又有六万人离开。到一九六〇年底，每个星期都有一千五百名古巴人抵达美国，到一九六一年底，在哈瓦那大使馆已经关闭的情况下，每个工作日向美国移民归化局申请入境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二百人。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爆发，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飞弹危机爆发，有将近二十五万人离开了古巴。在移民潮之后接踵而至的其他形式的出走，有些甚至更为集中。数字最终证明了一种可以量化的印象：古巴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革命。

对于大多数离开古巴的人来说，他们选择的目的地是美国大陆最南端的大城市迈阿密。今天，任何到迈阿密旅游的游客都能看到古巴人的存在改变了这座城市。然而，古巴人向迈阿密的移民也改变了古巴。事实上，移民是整个古巴革命史的核心力量。在革命的古巴，离开或被迫出走的可能性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去留的重大决定塑造了个人和集体的革命经历。亲人申请护照；一个邻居将贵重物品留给另一个邻居保管；人们厌倦了所有的道别。“今天，星期一，”一位哈瓦那居民给一位已经身在美国的朋友写道，“我一直待在家里，等待如常到来[寄放物品]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留下的一切。”一个月后，他抱怨说，由于不断有人来找他，他只能抓紧时间写信。他开玩笑说：“这里连猫都要走了。”

但离开古巴并非易事。飞机票必须用美元购买；航班需要排队；在一九六一年之后，人们只被允许携带五美元和三十磅行李离开古巴。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障碍之外，还有情感上的障碍。他们真的能离开自己的国家吗？他们何时才能再见到家人？他们还能回来吗？对于许多离开的人来说，离别的那一刻仍然历历在目。每个人都记得机场的样子。与家人道别后，旅客们在一个被称为“鱼缸”的玻璃封闭房间里等待。从里面可以看到另一边的亲人贴著玻璃，用手势交流。妇女们戴著墨镜，遮住红肿的眼睛。一名少年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成年男人哭泣。一名六岁男孩目睹海关官员撕毁了他父亲的哈瓦那大学毕业证书。一位年轻的祖母回忆起被彻底搜查的屈辱，她的私人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被迫脱掉衣服，看到穿著尿布的婴儿被检查是否藏有珠宝。一位母亲——我的妈妈，回忆说，一位年轻的女制服人员摸著她孩子耳垂上柔软的皮肤，试著决定是否没收这些小金首饰，最终不了了之。当旅客登上飞机时，飞机上一片沉寂。一些人低声哭泣，当飞机起飞时，乘客们有时会鼓掌。



2021年7月11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抗议者聚集在餐厅前，声援走上街头抗议的古巴人民。摄：Joe Raedle/Getty Images

从一开始，离开的就是那些与巴蒂斯塔关系最密切的人。随后，随着新政府开始征用财产并减少租金收入，许多受到不利影响的人购买了前往迈阿密的机票。随着革命的激进化，其他人也选择了离开。当他们抵达佛罗里达时，大多数人都对斐代尔·卡斯楚怀恨在心。但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在一九六二年于迈阿密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二十二受访者承认他们最初的确将斐代尔视为古巴的救世主。这个数字在实际状况中有可能更高，因为在一九六二年的迈阿密很少有人会急于承认这一观点。事实上，这座城市里有很多人都曾以某种方式参加过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无论是卡斯楚的“七二六运动”还是其他团体。革命政府的首任总理在辞职后也搬到了迈阿密，首任财政部长等人也是如此。

专业人士和商人也纷纷离开了古巴。在一九五九年时，古巴有六千名医生，其中约一半去了美国。近两千名牙医中有七百多人，三百名农业学家中有两百七十人去了美国。哈瓦那大学在一九五九年时在任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教职员在一九六一年时都已身在迈阿密，高级医学教职员从两百人减少到十七人。这些早期的古巴流亡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远高于古巴整体人口；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至少接受过一些大学教育，而古巴整体人口中仅有约百分之四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在早期流亡美国古巴人中，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于四年级，而古巴人口中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受教育程度低于四年级。在古巴，他们的离开为那些留下来的人创造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新政府对这些人进行了工作培训。与此同时，在美国，流亡者可以依靠他们重要的文化资本——教育、人脉，有时甚至是英语来维生。因此，这些早期移民后来被称为“金色的流亡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来到迈阿密后，他们通常无法从事自己本来的职业。为了生存，医生只能在医院当勤杂工；建筑师则是当园丁，教师当警卫，药剂师当挤奶工。曾经住在哈瓦那的韦达多区、米拉马区或圣地亚哥的阿莱格里区豪宅里的人们，如今却挤在即将被称为小哈瓦那（Little Havana）的贫民区的小公寓里。在迈阿密的古巴人首先感受到了这里发生的变化。该社区多年来一直在衰落，这让那些来迈阿密时身无分文的古巴人能够负担得起。租金便宜，靠近市中心，就业机会多。学校招生人数激增，附近的高中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州最大的高中。学年纪念册的美国编辑可能会抱怨“按字母顺序排列时要列上三百个叫冈萨雷斯古巴人真的很乏味。”古巴人拥有的小型企业逐渐开张——咖啡馆、摄影工作室、珠宝店，这些企业的名称通常和在古巴时一样。

但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古巴人来到迈阿密。迈阿密的白人写信给媒体编辑，抱怨他们的新邻居。公寓开始张贴“不要儿童、不要宠物、不要古巴人”的告示。商人们抱怨古巴人只想和其他古巴人做生意。一位商人说：“古巴人这么快就把美国人赶走了，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商业领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服装行业的劳动力中，非拉美裔的白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九十四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八，这一差距几乎完全是新来的古巴人造成的。



1978年5月，劳尔·卡斯特罗 (Raul Castro) 于古巴哈瓦那 (La Havane) 发表了演讲。摄：François LOCHO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也许没有人像迈阿密黑人一样感到被古巴人粗暴地赶出了迈阿密。小哈瓦那与上城隔着迈阿密河相望，上城是一八九〇年代以来迈阿密历史上的黑人区。迈阿密属于吉姆·克劳法案的南方。当非洲裔美国人看到古巴人在那里安家落户时，他们注意到了各种矛盾。在种族隔离盛行的时代和地方，他们观察到几乎所有古巴人一通常无论肤色如何，都变成了白人。有时，这就发生在他们抵达的那一刻。当他们在市中心的难民中心登记时，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收到旅馆优惠券。除了肤色最深的难民外，几乎所有难民都获得了入住白人酒店的凭证。迈阿密的海滩也同样实行种族隔离。有一些人只能去白人海滩，有人只能去黑人海滩，“但古巴人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海滩”，《展望》(Look) 杂志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时这样报导。古巴儿童一几乎不分肤色，都被允许进入白人公立学校就读，而这些学校的资源总是优于黑人学校。一九六一年，当地一位黑人牧师推测，迈阿密的非洲裔美国人只需教他们的孩子只说西班牙语，就能解决学校的种族隔离问题。撇开这些看法不谈，黑人领袖一直强调，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新移民本身，而在于政府给予他们的优待。正如迈阿密城市联盟的负责人所坚持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对古巴人感到愤怒，而是对一种制度感到愤怒，这种制度对外来人的照顾多于对本国公民的照顾。”

然而，古巴人并不是普通的外来移民。他们是在冷战高峰期为了逃脱共产主义而来到美国的移民。这使得难民成为了一种资产。他们可能会成为华盛顿反卡斯楚计划的新兵；至少，他们的大量到来有助于在世界面前打击古巴革命的形象。因此，移民归化局给予古巴人临时合法身分。随后，在任期即将结束时，艾森豪成立了古巴难民应急中心，负责协调对古巴人的救济工作。甘迺迪对该计划进行了重新命名和扩展，为古巴人提供了各种资源：工作许可、就业培训、英语课程、小额贷款、儿童保育补贴、住房援助和职业介绍。

享有这些福利的古巴人可以接受低于其他人的工资—有时甚至只有黑人同事薪水的一半。据一份报告估计，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有一万两千名非裔美国人因古巴人而失去了工作。有时则是美国政府为古巴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一九六〇年代初，中情局的工资单上有一万两千名古巴人，这让中情局成为了佛罗里达州最大的雇主之一。事实上，中情局在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站（在维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之外）就设在迈阿密。中情局还控制著五十多家幌子企业，其中许多位于小哈瓦那。这些都是中情局所有、古巴流亡者经营的旅行社、枪枝店、房地产公司等。这些企业“帮助流亡者磨练了创业技能，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尽管它们对推翻卡斯楚毫无帮助。正是美国政府的援助，而不仅仅是文化资本或自力更生的决心，使早期的流亡者获得了成功。

在革命才刚刚开始的那几年，古巴人就带著返乡的渴望、对斐代尔·卡斯楚的憎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一个主要城市。然而，如果没有另一批鲜为人知的古巴人涌入迈阿密的话，迈阿密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新一轮难民潮是在飞弹危机之后出现的，当时两国之间的商业航班长期停飞。古巴飞弹危机后，希望前往美国古巴人不得不透过其他途径。一些人经过墨西哥或西班牙等第三国离境。其他人—每年都有更多的古巴人，透过非法海路冒险前往佛罗里达。在一九六四年和六五年，美国报纸经常刊登古巴人乘船离开古巴的报导。例如，《纽约时报》报导了卡斯楚家族的一名司机与近百名其他人一起出逃的戏剧性事件。

两名老人在美国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下棋，度过了一个轻松的下午。图：Reuters/达志影像

卡斯楚对他们的离职和负面报导感到非常恼火。但他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意料。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卡斯楚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他的政府将允许在美国的古巴人驶往卡玛利欧卡港 (Camarioca, 位于古巴北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村)，接回想要离开古巴前往美国的亲属。“现在让我们看看帝国主义者会怎么做或怎么说。”

作者：Ada Ferrer
译者：苑默文
出版社：黑体文化
出版日期：2024/01

[#古巴革命 #离散 #周末读书 #书摘 #古巴 #读书时间](#)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端傳媒的下一程，需要你的守護。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支持我們走下去，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點擊了解更多[會員計畫](#)